



繆思風采

學思相映照（二）

## 戀愛柏拉圖

● 林柏維\*

留予他年說夢痕，一花一木耐溫存。

夏承燾，引自琦君《琴心》

前一陣子窩在成大醫院的病室，做個陪客，百般無聊之際，打開筆記電腦，重溫金庸武俠小說，從《雪山飛狐》、《飛狐外傳》到《鹿鼎記》、《書劍恩仇錄》；金庸擅長以史事為材料，前者為明亡清興之際，救亡圖存的俠義故事，後者為康熙、乾隆兩朝，朝政清明下，多少英雄豪傑「妄圖」反清復明的歷史殘局。雖是武俠，卻又言情敘理，金庸在他的作品裡總愛如此，更每多引詩說佛，夾纏族群兩相對立的問題；韋小寶徘徊於康熙和天地會間，面對大是大非的選擇題，卻沒有中間選項，既是難捨難得，只得自我放逐；袁承志面對的何嘗不是相類似的問題：忠於君、君卻無道；從於流寇，竟是屠戮黎民；所抗異族君王，怎又與民休養生息？猶記教學初期，講授中國近代史的國共對峙，總愛以金庸小說來引例譬喻，要求學生藉此來思索歷史的「迷障」，那時的學生是二專生，他們無畏於我每題 50 分的申論題，隨著我侈言高論，王素賢那一班化工科的學生，甚至以當時上映的《春風化雨》影片中男主角的外號來稱呼我：Captain。南台改制大學後，這談論俠者的課堂笑聲也隨著大學生的到來，隱跡江湖。

再讀《天龍八部》，金庸透過丐幫幫主喬峰的際遇，突顯出漢賊不兩立的矛盾與荒謬，國族之愛、父母之愛、男女之愛，全不相容於喬峰或者蕭峰，悲劇註定是英雄的末路？這本書以段譽為軸，將段譽糾纏在愛欲、嗔怨、顛癡、虛妄、迷離的愛戀世界

\* 林柏維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理教授。

中，牽引出虛竹的夢幻愛情，喬峰的堅貞愛情，段正淳的澤被式濫情，慕容復的傳統式無愛之情；相反的，金庸筆下的眾女子卻是個個愛恨分明、「直叫人以死生相許」，這或者是金庸也難逃大男人沙文主義的意識形態之表現吧！

愛戀可以分類出多種型式，有一種愛戀卻是人生難得一回見，無須琵琶半遮面的羞赧，沒有隔牆花影動的心悸，沒有月上柳梢頭的愉悅，更不致釵頭鳳的相思欲斷腸，所有者：知識分享，這就是柏拉圖式的戀愛。

一個知了滿樹爭鳴的夜晚，我正展書朱點《戰國策》，宿舍窗畔傳來幾聲呼喚，開啟了我與郁維明的知性旅途；一開始，我們分享閱讀鹿樵《未央歌》的讀後心得，對西南聯大的苦學生活多有嚮往，繼而談紀剛的《滾滾遼河》、錢鍾書的《圍城》，梅濟民的《北大荒》、老舍的《駱駝祥子》，對遙遠的中國、普羅的、下層的社會，興起憐憫之情。後來，我們與明發常在觀賞完學生活動中心放映的奧斯卡名片後，針對電影情節、佈局、主題、意識等各抒己見，發現這樣的「小組討論」讓我們不自覺的提昇了探討問題的能力，激發我們從各個面向去觀看、去分析周遭的事物，印象最深刻的是《屋頂上的提琴手》、《亂世佳人》，為了避免淪於魏晉清談，還特地泡在圖書室中各自翻閱俄國史、美國史，才以史論影，如此，為了一部電影而進行了一個月的材料閱讀與討論；這樣的生活經驗衍化成我日後樂於思考、立論有據的習性。

在歷史系的長廊、輔仁草原、荷花池畔，多次的對談裡，我們談論的話題除了課業外，也觸及過一些經典名著，諸如：克魯泡特金的《人生哲學》，杜思妥也夫斯基的《卡拉馬助夫兄弟們》、托爾斯泰的《戰爭與和平》、泰戈爾的《漂鳥集》、惠特曼的《草葉集》、左拉的《娜娜》、卡謬的《異鄉人》、卡夫卡的《變形記》、紀德的《如果麥子不死》、大仲馬的《基度山恩仇記》、芥川龍之介的《羅生門》、三浦綾子的《冰點》、川端康成的《美麗與悲哀》等，話題除了書籍內容也纏繞著社會主義、存在主義、自然主義、人文主義等和著作或作者相關的議題。

常常是我說得多、聽得少，但是透過不斷地意見交換，卻也對事理的解析能力增益不少，更由於在對方的提問中必須做出答覆，從而不停思索所讀書籍的「微言大義」，這也無形中培養著我的解釋能力，當然在強調個人觀點下，批判能力也滋生不少。



我們還未去想過，這樣的知性旅程與《未央歌》可有相似之處？就在美麗島事件那風聲鶴唳的時期，我們的對談也跟著戛然而止。

在維明她父母的要求下，這場柏拉圖的長談結束了，這樣的愛戀算不得戀愛吧！卻又以結束戀愛的型式分手，問題是：我們連手都沒牽過，卻要分手，想來也真啼笑皆非，後來葫蘆總是喜歡開我玩笑說：「還沒開始就已經結束。」這戀愛柏拉圖在有與無有之間，維明在不捨我這知性的、亦兄亦友的同學的遺憾中，潸然淚下地為這段歲月畫了句點，而這句點卻是一張「芋仔與番薯」互相嘲弄的臉孔。

那個時節，蔡琴以〈恰似你的溫柔〉揚名歌壇，我才開始不忍卒聽「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就像一張破碎的臉。」就如葉佳修的歌〈思念總在分手後〉開始，後來，我們不約而同的到華岡讀碩士班，已是兩條平行線，畢業後，聽說她到美國進修，聽說她成為植物人，聽說。

我不是金庸筆下的喬峰，也不曾有「以死生相許」的烈火情愛，然而，蕭峰（喬峰）的自我吶喊卻撼動著我的心靈：「我是契丹人？我不是漢人！」胡漢的對立不存在著是與非，只有一廂情願的選邊站，契丹人何罪之有？

八年後，我回到華岡讀博士班，某天，所長在課堂中偶然提及：「我們一位系友的父亲將她女兒的書籍全數捐給系上。」我靜靜的聽著所長在瀏覽過捐贈書籍後對她的讚美：「書籍涉獵廣博、眉批多有見地。」我靜靜的默哀，沒讓所長知道她是我的柏拉圖。

